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綺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綺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食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漣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受聽經已及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

曰身安隱三曰少姪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瓔喚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又中阿舍經云爾時鹿子母毗舍怯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綺一曰我今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捷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

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舍消如此舍消明日當舍消如彼舍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捷齋耶若出家尼捷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方亦爾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爲真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捷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爲聖八支齋多

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蠅虫於煞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沙門果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三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

與汝一生買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爲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恐放龍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遺捕取放別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爲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率暴瞋恚無常或能煞我答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擯擋即便入去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人問言汝爲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爲不堅固爲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擯擋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言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

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煞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爲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爲五謂生時眠時姪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薄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爲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放龍女

恩報 彌鐘 況持
大齋 受福 寧小

又菩薩受齋經云其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打鼓伎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卧高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得福菩薩齋日去卧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六度者其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

綺一

五

脫憂苦出生為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共座席女人亦爾是為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菩薩解齋法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某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卧是為菩薩齋日法○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爾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

三色中白色為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頌曰
 今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眾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怨動官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沖邃
 詞辨暢玄芳 折煩呈妙句 臨時拆婉障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惠導存亡

感應緣 略引 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實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
 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
 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為客
 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
 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啗顯恠其旋轉之

第一

六

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
 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
 之答有是事便詣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
 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
 鷹聞慚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
 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
 波騰漾掩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
 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
 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
 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
 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
 莫辨新舊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
 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
 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
 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

顯今在相州大慈寺

右此一驗見晉文雜錄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爲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進食之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爲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其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壻令爲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詮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

沒疑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

右一驗出真祥記

高齊初沙門實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眇實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實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實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

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

實本事鑒為和上既聞此語望得叅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曰鑒是實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

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汎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見侯君素

姓異記錄

破齋篇第九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淪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坯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盛著逾勝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眾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藍第九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

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
受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
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
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
導師其有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
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輒與是
與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
名破器是名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
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
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
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
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
死墮焦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猪狗
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恠其聲後生餓鬼
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糞穢並百千萬歲

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
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割奪多人
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又捷陀國王經
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捷陀奉事婆羅
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
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
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
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
其王逐捶折其一角血流備面痛不可忍牛
遙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
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
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
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後莫取之如我王
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
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

特一

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爲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爲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天上壽盡下爲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爲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捷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

十一

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衆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衆僧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食婦恠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遣則禍從此疊跋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

於夜半神來生此爲此愚婦破我齋法不率
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
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爲梵志
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
其初夜有五百天子贊持香華光明赫奕照
祇洹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爲說法得須
陀洹果遶佛三匝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
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
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
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
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詣婆羅
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

十一

十二

食慙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
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不
食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
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蔬奉
上獻三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
念言我雖出入常爲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
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
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爲黃門所見前却當
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
是念夫人爲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
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
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
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
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
子王即招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

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當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爾園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槃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為語汝王為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槃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爾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復得有

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辨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諸理父答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槃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能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慶贊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脩八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脩齋法者今五百天

詩一

十四

于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

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

得罪除老病暫乘不犯問曰何故不論俗人答曰出家清虛慈愍

衆生故他人惟白衣穢濁常造罪人殺戮尋常何論輕重故人見不恠也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曾憂 專求美飲食

飽擊無恥羞 昏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消 苦長命自短

業催暗中遊 漂浪四流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園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略引此三驗

晉俗人孫稚 齊王氏四娘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

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

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

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崇不自將

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

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

為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其甲兒

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

代譴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

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

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

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嘗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同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為在飾者覺其心煖故未殞殮經二宿肌體稍

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牀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怵怵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媵也正被苦謫四體磔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攀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眾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呌聲也於

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踏著乃得就身而

稍蘇活其人今休然尚存右一驗出真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

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語在冥報記至永

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

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

觀寺僧辨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

人並在王前辨答見冥官云慧寶死期未至

宜修功德辨珪弘亮今歲必死辨珪等是年

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

召二僧問之辨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

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

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辨珪已得免罪弘亮云

我為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

十七

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冥報

遺拾

賞罰篇第九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怒利害仁智

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愜於情枉性傷

和每切餘恨史遷日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日

生則重於天下生死違性則怨酷冥道賞罰

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

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覽明鏡而

絀威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

領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

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既冀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福恃已豪貴倚形挾勢逼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及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

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

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曰法增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

那羅王甚愛敬長為取婦字真金鬢後共王

至鷄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眼

常為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又見

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

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乾陀羅

國城名得又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

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

十一

治勅喚駒那欲紹王位帝失羅又聞已念言彼若為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勅國內似王病者皆勅將來我為治之時有一兒有如此病婦為問醫醫語將來為汝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煞之破腹見蟲上去糞墮下行亦爾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蟲便即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蟲死逐糞道出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又人云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驚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賫去

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
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眠之相王聞合掌歸命
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
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崔旃陀羅使挑其眼
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
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舉刀
向眼一切人民稱怨大喚恠哉苦哉啼哭懊
惱不能自勝
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
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誠而作是言說眼無常
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
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
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舍其
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
悶絕良久乃蘇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為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帝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
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為使人驅出夫
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
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象廄中
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
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
裳弊壞都不識別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
我子駒那羅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絕躡
地水灑乃蘇抱著膝上手摩按眼啼泣而言
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為字今悉無有以何
為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爾速疾語
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燒我身心
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

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立誓言若我勅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叉作書遣挑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訖積胡膠火而燒煞之

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煞之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鞠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羅往昔波

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為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

取寶唯留土木駒那爾時為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令獲

道迹

詩一

二一

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奸宄飲氣而怒刺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晨

說深法人持器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競馳
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眾悲傷泣血而已收
淚總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
願以乘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
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
不勝喜慶時眾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爾王
子即是拘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
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
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
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爾時兵將大婆
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彼二
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
取佛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

爾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爾時提婆大
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
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
今貧煎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
未審爾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
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指觸
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
少錢物得已而爲彼大沙門作食布施爾時
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
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白言善哉
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三十二若我能償此事善
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爲
汝作力爾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
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
傳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

覓錢與我爾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既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巷陌皆買熟食爾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爲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爾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

二十三

二十三

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爾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爲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大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爲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爲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爾時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爾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覩地下見有

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此已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爾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

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已家示其金藏爾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為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安

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
 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復
 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鋪
 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為說
 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即諮問言彼之
 提婆及妻等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佛邊
 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
 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
 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
 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
 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
 輩等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
 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
 受貧賤困苦之患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今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恒 漢王濟左右

漢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張駿 晉羊璠

晉孔基 晉庾亮

齊真子融 齊文宣帝高洋

梁劉大夫不得字 陳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

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

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

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

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

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

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去顧謂濟曰在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旣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然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煞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

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冤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獸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時羊珊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羸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煞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珊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兄子貴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若以爲請於是司徒王遵啓珊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下曰山太妃唯

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
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
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
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
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
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
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尚
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
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費羊酒往看言子
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煞基奴還未至
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
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
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
從此之後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

二十九

便絕倒駱驛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
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
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
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侶也庾亦起迎陶公扶
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
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
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矣
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右此八驗
出宛魂志
齊真子融齊世嘗爲井陘關檢租使賦貨甚
多爲人所糾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
并州城局叅軍事崔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
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觀望上
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冤訴百端既不
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道後十五

日崔瑗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卧疾膚肉爛墮都盡苦楚百許日方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號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

為錄尚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曰內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彥等五人皆為事狀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為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煞乾明遂鎖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為馱襁終不能遣而死梁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

抱又著連枷值雪塗不能進元暉逼令棄去劉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駢感使去劉乃步步迴首號咷斷絕辛苦頓弊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

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卒終

第一

三十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載黃門郎放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答曰士咸知已本為王公所以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

